

寶玉傳

西岭雪◎著



粉漬脂痕污宝光，
绮枕昼夜困鸳鸯。
沉酣一梦终须醒，
冤孽偿清好散场。





寶玉傳

西岭雪◎著



時代文藝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宝玉传 / 西岭雪著. —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7.7

ISBN 978-7-5387-5407-0

I. ①宝… II. ①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67382号

出品人 陈琛
产品总监 郭力家
责任编辑 付娜
助理编辑 佟冰融
装帧设计 孙利
排版制作 隋淑凤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

宝玉传

西岭雪 著

出版发行 /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部 / 0431-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/ 010-63108163

官方微博 / weibo.com / tlpress 天猫旗舰店 / sdwycbsgf.tmall.com

印刷 /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 / 710mm × 1000mm 1 / 16 字数 / 269千字 印张 / 18.75

版次 / 2017年7月第1版 印次 /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 / 33.8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目 录

第一回

荣宁公梦垂海棠花 阅墙子误窃通灵玉 · 001

第二回

凤姐执帚扫雪拾玉 颦卿点画烹竹煮茗 · 015

第三回

红鸾星动元妃赐宴 青丝事发凤姐含酸 · 029

第四回

赖奴提亲龄官惊梦 北王问字贾母伤心 · 047

第五回

逞英豪卫若兰射圃 叹薄命金鸳鸯送花 · 061

第六回

芦雪广垂钓得佳句 紫菱洲探病叙离情 · 077

第七回

接懿旨神瑛假装疯 闻赐婚绛珠真离魂 · 089

第八回

天赐多情公子赴会 夜奔无路优伶沉江 · 103

第九回

泰安寺扳倒平安使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 · 119

第十回

空灵殿绛珠归太虚 狱神庙茜雪慰宝玉 · 133

第十一回

贾探春远嫁真真国 薛文龙皈依渺渺乡 · 147

第十二回

游太虚难遂三生愿 因汗巾偶结百年欢 · 161

第十三回

王夫人愁妆谢熙凤 贾宝玉对境悼颦儿 · 177

第十四回

金女玉郎亲上作亲 虚名假诰梦中说梦 · 191

第十五回

薛宝钗借词含讽谏 王熙凤知命强英雄 · 207

第十六回

王熙凤临歧能权宜 花袭人遇事有始终 · 227

第十七回

紫檀堡当剑酬知己 白杨村让杯救孤儿 · 241

第十八回

鸳鸯女义守终身制 畸零人悲题十独吟 · 255

第十九回

亦真亦假悬崖撒手 非雾非花陌路逢亲 · 267

第二十回

拾通灵甄宝玉送玉 当金锁薛宝钗折钗 · 281

后记 · 294

第一回

荣宁公梦垂海棠花 阅墙子误窃通灵玉

话说那宝玉百日病愈，已是腊月时候。因迎春回来住了几日，说了许多伤情话，未免又感慨叹息，闷闷不乐。袭人见他悒悒怏怏，无情无绪，生怕又引发了旧症，因捧上莲枣八宝粥来，笑道：“为你前儿赞了一句这粥好吃，老太太特地教厨房再做了两碗来，不如趁热喝了，随便哪里散一会儿，消了食，也就好该歇息了。我正要开箱子找帘帷预备年节下替换，屋里这一地一床的纱头线脚，你何苦窝在这里，看着岂不烦心？”宝玉道：“园里到处都在为着除尘忙乱，你却教我到哪里去？也罢，倒是出去看一会儿书，装装用功样子，也好教你看着喜欢。”

袭人笑道：“甚好。”忙命小丫头往外间小书房拢火，扔了几只旧年收的松塔进去，用一个落地铜丝罩子盖住，怕炭火花爆出来燎了衣裳，又拿了一床羊羔皮褥子出来替他铺在椅上，连脚踏上亦铺了暖垫。

宝玉撂了碗过来，因见袭人找火捻子点灯，忙道：“如今天光尚亮，开着窗就好，何必这早晚便点灯？”袭人道：“开着窗，只怕有风。”宝玉道：“横竖这屋里不冷，今儿天气又晴和，正要吹点儿新鲜风，权当我出去逛了是一样的。不过看几回书解解闷，又不是悬梁刺股地当真

用起功来，大早晚的点灯拔蜡，倒教人看着笑话。”袭人应了，果然支起窗子来，又往那屋里沏茶。宝玉笑道：“我在那屋里，你嫌我添乱，如今我来这里省你操心，反倒教你跑进跑出的，岂非更令我不安？如今我要静静看一会儿书，并不要人服侍，需要茶水时，自然会叫你们。”袭人笑着出来，命小丫头好生在外头听候动静，自己仍回房里同麝月、秋纹等整理床帐。

宝玉喝了两口茶，定一会儿神，就随手拿起一本书来，看时，却是宋人撰的《梦粱录》，便先点头赞叹了两声，信手翻开，见其一——记录南地风光民俗，倒也生动有趣，因一路看至“花之品”一节，自牡丹品起，至芍药、玉簪、水仙、茶蘼、梅、兰、菊、荷，乃至瑞香、辛夷、紫荆、紫薇、杜鹃、罌粟、木樨、芙蓉，一一细数，状其形，摹其神，绘其色，追其源，愈觉词香句艳，红翠欲流，馥郁氤氲，几可扑鼻，及看至“净扫庭阶衬落英，西风吹恨入蓬瀛”一句，又不禁凄然意动，将书遮脸，似看非看，连连叹了两三声。正是：

欲知吴越花间事，却向黄粱梦里寻。

恰好秋纹拿大毛衣裳出来院中拍打，看见他这样，隔窗笑道：“那书里是什么故事，看得你这样长一声短一声的？”宝玉亦不答，只望着窗外海棠花怔怔地出神。秋纹进去，便向袭人道：“那海棠枯了那些日子了，既救不活，就该教人拔了去，不然枯秃秃的多难看。”袭人叹道：“我何尝不是这样说。偏宝玉非教留着，说花性通灵，既无故而枯，保不定哪天无故而荣，不教收拾，我哪里撵得过他？”将衣裳收了，又问，“宝玉在做什么？”秋纹道：“也不知是看书呢，还是参禅呢，我看他眼蒙蒙的，像是要睡。”

袭人便责怪道：“这腊月天里，又开着窗，着了凉可不是玩儿的，你看他发困，就该劝他进来，或是逗他玩笑几句，混过困劲儿去才是，怎好由他睡着？”说着出来，果然见宝玉丢了书，头歪在椅背上，睡梦里犹自

连连叹息。忙上前推醒他道：“你怎么开着窗就睡了？虽说今儿没风，到底是腊月寒冬，前儿琏二奶奶还打发人送了两篓红笋炭来呢，老太太又特地吩咐不必每日请安，或早或晚，隔一日一回就好，连饭也都教送到房里吃，就只怕我们不小心周到，冷着了 you，偏你自己一点儿也不在意，倘若着了风受了寒，上头怪罪下来事小，只是你这般任性恣意，岂不辜负了众人的心呢？”因见宝玉神色恍惚，眼神迷离，不禁问，“你做了什么梦，这样子闷闷的？”

宝玉这方似醒非醒地道：“也并没深睡着。刚才坐在这里，无端见两位老人家走来，穿的蟒袍玉带，好不威风气派，却是面善得很，只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一个手里拿枝玉兰花，一个手里拿枝海棠，却都是将枯不枯的，望着我不住点头叹息，像有许多话要说似的。我见他们神色郑重，忽地问：‘不知两位老先生有何见教？’他们正要说话，你便来了。”

袭人笑道：“才说该把海棠拔了的，果然你就梦见它。自然是你睡前原对着它看，及阖了眼，它便跑进梦里去了。只是平日我还当你只会梦见美人儿的，怎么今儿倒见着两位老先生？难怪人家把做梦比作会周公。他们做什么对你叹息我不知道，我倒听见你在梦里撮着眉头一声迭一声地叹息不绝，所以将你推醒。果然乏倦，不如早些洗漱，这便歇着吧。”宝玉应声进来，麝月早端上茉莉百果茶来，喝过，又服侍着洗漱脱换了，遂移灯炷香，扶至床上躺下。

刚放下帐子，偏贾环走来说：“母亲说后天是舅老爷生日，教我跟哥哥、三姐姐一起过去，吃了中饭才回来。刚才我去见了三姐姐，又说不去，只送礼，哥哥去不去？若去时，带上我。”宝玉只得答应着，重新起来，并不下床，就坐在床沿上与他说些闲话，袭人拿了一件松花小袄与他披上，又与贾环倒茶。

原来怡红院上下素不喜贾环为人，然一则袭人性情宽厚，不比那些轻浮势利之辈，且敬他是三爷，难得来的，怎肯怠慢；又见宝玉心绪不畅，正巴不得有个人来谈讲，使他心胸一散，或者便睡得安稳些，遂一团和气

地迎见了，又亲自倒了茶来。奈何宝玉同贾环并无话题，不过略叙些家常套话，便相对无语。贾环吃了茶，告辞出来，袭人这方重新放下帘幔，移灯就寝。一夜无话。

却说贾环出来，忙忙地往南院耳房里找着他娘，先将丫头支出，又亲自关了房门，插上屈戌，连窗子也一并放下来，放了帘子。赵姨娘见他这般蝎蝎螫螫的，便猜到必有缘故，忙低声问：“不是教你去园里，商议后日去王老爷府上祝寿磕头的事吗？做什么这样慌慌张张地回来？莫不是他们不带你去，反奚落你一顿不成？还是那些小丫头子又给了你气受？”贾环笑道：“谁敢给我气受？她们沏茶让座的好不殷勤。你成日家说袭人那丫头同二哥哥明铺暗盖鬼鬼祟祟了这几年，说给老爷，还不信。今儿可被我抓到把柄了，还不承认吗？”说着，从袖筒里抖出一件精绢包裹的物事来。

赵姨娘奇道：“是什么东西？你从哪里得来？”贾环道：“我去那里请安，眼见袭人偷偷摸摸塞到宝玉枕头底下的。见我进来，忙迎上来有说有笑，装得没事人一样，还不是心里有鬼？因此我乘他们不备，二哥起身拿茶的工夫，便将东西偷出来，有了这件物证，看他们还敢赖吗？”一行说，便将那手绢一层层掀开，露出一块莹润光洁的美玉来，大如雀卵，灿如明霞，络着金线黑珠线结的两色绦子，正是宝玉刻不离身的那块通灵玉。

贾环见了，反倒愣住，原以为袭人塞东西去宝玉枕下，如此隐秘小心，必定是什么不可告人的春意儿，何曾想竟是这件命根子，不禁惊得目瞪口呆。赵姨娘却是又惊又喜，合掌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想不到这个竟然落到你手上来，合见佛祖有灵。人人都说这东西有灵性，是他命根子，我如今倒要看看，他丢了这命根子，却是怎样？”说完，便要拿东西来砸那玉。

唬得贾环忙拦住道：“这事非同小可。我从他屋子出来，他东西丢了，闹出来，人人必疑到我身上。他们哪肯放过我？依我说，不如赶紧送

回去的是。”赵姨娘道：“送回去？你说得倒轻巧。你如今拿出来容易，想送回去，可比登天还难。你无故又去他屋子一趟，无故伸手到他枕头底下，难道他们不会起疑的？”贾环道：“也不是定要塞回到枕头下，就随便丢在怡红院里，由着他们捡到，或者就不会声张了。”

赵姨娘道：“袭人是出了名的心细，她既亲手把这玉包裹妥当了塞在枕头下面，自然知道不会无故失踪，即便在院子里捡到，也知道是你偷出去丢的。左右脱不去贼名，不如砸了的干净。往年里他每每脾气上来了就说要砸玉，人人都拦在前头，倒像听见什么了不得的惊天大祸一般。我今儿倒要积个阴功，替他完了这件心愿，砸了这爱巴物儿。”说着，果然拿起案上茶杯来砸了两下，不料那玉坚硬异常，竟丝毫未损，倒是那茶杯因赵姨娘使力急了，啪地碎作几截，喀唧唧摔了一地瓷片，唬得贾环母子俩对着傻眼，幸喜不曾有人问讯，那赵姨娘便又要找锤子来。贾环道：“你就是砸碎了它，也有个碎片儿在那里，被人找见，更了不得。不如赶紧扔了的才是。”

赵姨娘明知他说得有理，只是舍不得这样便宜放过，遂低头想了一想，又想出一条毒计来，道：“上次找马道婆作法收服他两个，明明已经得手，却被不知哪里来的和尚、道士破了好事，又说这件东西通灵，所以才救得他二人活命。如今这东西既落在我手上，想必神仙也救不活他，还不趁机报仇吗？不如再把马道婆找来，就用这宝贝作法，破了他的功，收了魂，从此拔去眼中钉才好。”

想毕，自以为千妥万妥，便将那玉袖起，只怕夜长梦多，忙命人立即便去请马道婆前来，又往厨房里传命预备酒菜，又教人打听今晚西角门上夜的是谁，忙得一刻不停。

且说马道婆那年背地里作法魔弄凤姐、宝玉两个，却被癞僧、跛道破了功，同赵姨娘商议得好好的一份犒饷也未到手，心中自是不甘。虽也拿着欠契上门来催讨过几回，奈何赵姨娘起先也还肯略为兜揽，及后来催逼得急了，恼羞成怒，便要出无赖手段来，说：“你又不曾帮我报仇，又不

曾成事，还只管勒逼我，我却上哪里淘那许多银子去？我有银子，也不生这份闲气了。你若不信，由得你向太太面前告状去，说我请你作法害人，看太太肯不肯替你撑腰。我们娘儿两个只管把命交在你手里便是了。”马道婆气了个倒仰，终究怕赵姨娘被逼得狠了，一个发昏，果然揭出她素昔所为来，因此憋了一肚子闷气，也不敢再往荣府里来。忽然这日又闻赵姨娘遣人来请，倒觉诧异，遂道：“好早晚了，不如明日再去。”那请的人道：“姨奶奶再三吩咐，请师父务必就去的。已经雇下车子在外面等着，求师父体谅小的，劳动走一趟，不然姨奶奶必定怪罪不会做事的。”

马道婆听了，略猜到几分，遂收拾准备一番，上车往府里来。及进来，却见赵姨娘在炕上早放下一张红木包镶龟背圆几来，摆了几样酒菜，并一屉子热腾腾的穗子油韭菜馅包子，满面堆笑道：“嫂子这一向有日子没过府里来了，要不是我打发小子去请，只怕还不肯来呢。”马道婆不明所以，只得假意笑道：“姨奶奶说哪里话，我这不是一闻命召，鞋脱袜甩巴巴儿地就来了吗？你这里怎么有这好丰盛的一桌酒菜？莫不是什么好日子，还是什么贵客要来？”

赵姨娘笑道：“你就是贵客，哪里还有第二个客？这是特为请你，巴巴儿地教丫头拿了一百钱去厨房里，又费了许多唇舌，才弄了这几个斋菜来。他们还老大不愿意，脸子吊得有二尺长，说炉子已经熄了，不愿意重新通火上灶，还有许多教人生气的话，也告诉不得你。这通府里的人，主子不像主子，奴才不像奴才，通骑到我们娘儿俩头上了。你原许了我翻身之法，只恨天不从人愿，所以忍耐他们这许多年。如今好了，正是上天有眼，佛祖显灵，偏偏宝贝天降，到底落到我手里来，可见是我跟你报仇的日子到了。”说着，拿出那块玉来。

马道婆对这玉早有所闻，只无由得见，如今见是它，不禁一把夺过来，翻覆把看一会儿，咂嘴道：“我的奶奶，你这件宝贝却从何得来？”赵姨娘不肯说是贾环从宝玉枕下所窃，故意道：“是我今早送环儿上学回来，忽一脚踏在件东西上，低头一看，却是这个东西。想是宝玉给太太请安时落下的，上学去得急，便没理论。”马道婆听了不信，看那绳络俱

好，搭钩犹在，如何会无故失落？却也不肯向深里细问，只攥住了问道：“你如今却想怎的？”

赵姨娘笑道：“你是个明白人，又最神通广大的，什么不知道？倒又来问着我。你上次失手，就是因为有这件东西碍手。如今它落在你手上，还不是任你施为？只要摆弄了它，将来偌大家业便只有我环儿一个正经主子，那时嫂子要什么谢礼不成？”马道婆笑道：“不是我信不过，只是这种事口说无凭，还得照上回那样立个字据才是。”说着，取出一张纸来，早已写明银两、田地数目，便请赵姨娘打指模。赵姨娘见她预先准备了，便不肯上当，笑道：“你倒果然神机妙算，早把这张字据带在身上。只是如今事情一丝影儿也无，我若立了这据，日后不见效验，却怎好处的？不如你先显些神通出来，我见应验了，自然不会亏待的。”

马道婆知她吃了上次的亏，如今学得乖了，再不肯轻易就范，纵劝亦无益，只得且将字据收了，一边吃酒，一边心下盘算，半晌笑道：“前晌栽树，后晌便要乘凉，姨奶奶未免也太心急了些。你要见到效验，却也不难，只管将这宝贝交与我，等我回家去消消停停地处置，你只留神听着，长则两日，短则半天，就有好消息的，到时候才知道我的手段呢。不是我说大话，我既学了这些个法术，便不怕人家亏我——自然都有预防的。只是这番功夫颇为琐碎，姨奶奶若不先与我几十两浇手，如何准备得妥当？”

赵姨娘听她语意阴冷，意含胁迫，倒也心惊，然想到整治宝玉乃是自己生平最热之事，果然荣府家业能落在贾环手上，便给她多多的酬劳又有何妨？遂转身开了箱，取出二十两银子一吊钱来说：“你是知道我的，统共这点子月银，够吃的够用的？况且还要周济娘家，打点人情，真真是再拿不出来了。这还是我打牙缝里省下来的一点儿体己，你先拿去使用，待事成了，自然另有报答的。”马道婆收了，随手揣进怀里，笑道：“我并不为银子，不过试试你的诚意。你既铁定了心思要有一番作为，我自当竭力相助。”赵姨娘千恩万谢的，又诉了许多委屈，直说得眼泪、鼻涕通流下来，恰如孟姜女哭长城的一般。

忽听到梆子声响，已是戌正时候，马道婆只怕关了院门出不去，赵姨娘道：“不妨事，年节下事情多，西角门儿通夜不锁的，我早让人同上夜的说过了，你只管大大方方走出去就是。”遂又布菜劝酒，寒暄一会儿。闻得窗外风声渐渐地紧了，马道婆撩起帘子瞧了瞧，道：“原来下雪珠儿了，这可得去了，等会子雪大起来，路不好走。”遂又满饮了一杯辞去。

出来时，只见寒霜满天，霰雪如织，忙拢了衣领，低着头猫着腰，加紧几步，方走到贾母院前穿堂处，正遇着林之孝家的带着几个女人查上夜的，忙趑趄着站住，说了两句闲话，仍打西角门出去，不提。

是晚搓银碾玉，梨谢樱飞，下了一夜好雪，次早起来，犹有些散花碎粉，时续时停。袭人服侍宝玉洗漱穿戴了，麝月端进莲子汤来，也喝了，秋纹便取出玉针蓑、金藤笠并沙棠屐来，笑道：“还是姐姐有心思，昨儿就教把整套的鞋帽取出来备着，果然下雪了。姐姐原来竟是女诸葛，会神机妙算的不成？”

袭人笑道：“你如今越发会说话了。”且不急披蓑戴笠，回身向枕下一摸——却摸了个空，忙把枕头掀起，哪里有玉的影子，便连手绢包亦不见了。顿时惊慌起来，只如兜头一盆冷水从上浇下，浑身打了个突，连声音也颤了，问道：“是谁拿了玉去？还是混拿混放忘了？还是藏起来同我玩儿呢？好祖宗，好妹妹，玩儿别的容易，只别拿这个来玩儿。二爷穿戴了，还要去与老太太、老爷请安呢。有多少玩儿的，也等吃过了饭再玩儿不好？”

麝月、碧痕等也都惊动了过来，正色道：“谁不知道厉害的，有几个脑袋，敢拿这件事玩笑？你仔细想想，可是放在别的地方，自己忘了，别只管混赖人。”袭人急得哭道：“我服侍了十几年，天天都是这么摘下来，掖在他枕头底下，何曾有过第二个地方？如何会忘？”

众人也都慌张起来，有帮着乱翻乱找的，有吓得手足无措只顾拿绢子擦着眼哭的，有劝袭人再好好想想的，秋纹忽然“哎呀”一声道：“不会是为了那个缘故吧？”众人忙问：“是什么缘故？”秋纹道：“老人常

说的，腊八节过后，各路的神儿鬼儿便都到地面上来了，所以从腊八到立春这段日子，晚上都不教出去，就有非办不可的事，也要两个三个的结伴走；路上或听到什么声响，或是听见叫唤，都不要回头，恐被叫了魂儿去，只朝旁边躲一下，让过路去就是；空房子进来出去，也都要先咳嗽一声，支会过了才好进出——不肯抢路冲撞的意思。前日小燕子去潇湘馆送燕窝时回来还说，看见晴雯同金钏儿两个站在假山石子后头说话，看得真真儿的，吓得她站住了不敢再走，再一揉眼的功夫，又不见了。二爷这块玉丢得蹊跷，莫不是被什么拘了去吧？或者玩儿两天，仍旧还回来的也说不定。”

麝月忙将秋纹瞅了一眼，道：“别胡说，好好地说神道鬼，也不怕忌讳。”宝玉也道：“想那块玉既在这屋里，总归丢不了。这会子且不怕这些，我先去上房里请安，你们只管像往常那般跟着，答对上可要留心，别教老太太、太太看出破绽来。”袭人哭道：“若找见了还好。若果然丢了，还要瞒着上头，岂非罪加一等？”麝月道：“丢了玉，你我已经是死罪，就再加一等，也还是个死。”

袭人听了，越发痛哭。宝玉见她这样，也自烦恼，因想道：我常说那件蠢物劳神，果真丢了，倒也省心，只是连累众人。即便说是我自己丢的，少不得也要责怪服侍的人；或说是丢在外面，或可脱去她们之罪，则茗烟等又要吃苦——左右不能解释，不如实话实说的为上；或者就依秋纹所说，推在鬼神上头，虽然无稽，倒说不定可搪塞得过去的。想得定了，遂道：“依我说，告诉固然不是，恐老太太惊慌；若是瞒情不报，将来闹出来却也是话柄，不如咱们悄悄请了凤姐姐来，跟她说出实情，凭她定夺。就是老太太、太太那里，也由她去回禀。”众人也都无别法可想，只得说是。

麝月见袭人哭得厉害，知她不能做主，遂指派秋纹、碧痕两个服侍宝玉往上房请安，自己且抽身来凤姐院中禀报。袭人独自在房中，一边哭着，一边又细细翻检一回。

一时凤姐戴着灰貂皮的观音兜，披着件三镶三滚大红里子玄狐皮大

擎，里边穿着大红潞绸对衿袄，绯色流云纹织金半臂，下边系着条玄色掐牙银鼠皮裙，卷云式高缙帛，一路踏琼践玉，忽扇忽扇地走来。袭人忙迎上来，凤姐一边跺脚一边问道：“这是怎么说的？你素日小心周到，就算一针一线不见了，也都知根知源。如何这命根子丢了，竟连一点儿头绪没有？”

袭人哭道：“我实实记得亲手摘下来，用我自己的帕子包着，塞在他枕头底下的。早起便不见了。”凤姐道：“除非是它自己长脚走了，或是长翅膀飞了，要不就是什么人偷了去。你们这屋里的人自然都知道这件事干系重大，就胆子再大，也不至拿它冒险，况且服侍的人都是太太亲自筛选的，更该知道深浅。昨晚这里可来过什么生人不曾？”

一语提醒了众人，忙禀道：“就是晚饭后，三爷来过一趟。坐着说了一会儿话，就走了。”凤姐问：“他来的时候，那玉在何处？”袭人道：“因二爷要歇着，所以刚摘了下来，就塞在枕头下面。”凤姐忙问：“你记得可真？前后是怎么个情形，你慢慢地说给我听，一语一动也不要省减。”

袭人定了一会儿神，细细想道：“我记得清楚，昨儿因二爷不耐烦，原歇得比平时早，三爷进来的时候，我刚刚把玉包好，就势塞在枕头底下，便腾开手去倒茶。二爷已经歇下了，因三爷进来，忙又起来，也没下床，就坐在这床沿上跟三爷说了会儿话，三爷便走了。”

凤姐又想了一想，点头道：“这是了。我已经猜得八九不离十。这件事倒是先别声张的好。倘若嚷出去，不但唬坏了老太太，且那偷玉的人急于销赃灭证，只怕竟将宝贝毁了也是有的。还得我暗暗查访的才是。且瞒过这一两日再做道理。”遂回至房中，便命人将二门上管事的叫了几个来，命他们细细察明昨日申时之后、今早晨时之前，有什么生人来过府中，又问赵姨娘母子可曾出过门，见过什么人。

问了一时，少不得查出马道婆昨晚来在赵姨娘房中饮酒之事，且又听说：“昨儿姨奶奶打发丫头往厨房里要酒要菜，厨房里因已经关了火，况且又是份例外之事，一时应得迟了，便落了姨奶奶好些啰唆，又使丫头、

婆子来痛闹了一回，说了许多任性使气的话。管厨房的因怕闹大了惊动上头，大家不安生，只得忍气操办了，所有酒菜，都得自家掏腰包垫出来，并不敢动用公账上的钱。”

凤姐听了，心中益发料定，遂命人传进旺儿来，自己且往贾母处来请安。稍时，仍旧回来，旺儿已在外间等候，并连林之孝家的与周瑞家的也都来了。原来平儿知道丢了玉，干系重大，料凤姐必有倚重二人处，便自作主张命人先请了她二人来此。凤姐见了，倒也欢喜，遂向二人说了原委。二人也都吓了一跳，都说：“若说是丫头眼皮子浅，怡红院里宝贝原不少，要金要银都容易，何苦贼胆包天偷了它出去，能卖还是能当？况且又是一时半刻便要案发的，这贼岂不笨些？想必奶奶猜得不错，断不出这几个人所为。就只怕这玉如今已经出了府，就拿了他们来问，若不认，也是无法。”

凤姐道：“这件事须得悄悄查办，切不可让老太太知道。太太那里，却是说固不好，瞒亦不便，倒要赖周姐姐酌量着透露，还要想法儿绊住赵姨娘母子，教他们一时半会儿别回房去才好。”商议一会儿，又叫进旺儿来，如此这般吩咐下去。点兵提将已毕，仍回贾母处来，应答颜色，侍候了早饭，只当无事的一般。

林之孝家的便依言带了一队人妇，径往赵姨娘房中来，只以除尘为名，将丫鬟、婆子一概逐出，命人细细搜检，一边一角亦不落下，连被褥衾枕亦都打开来翻遍，又命人拿钥匙来开箱。众人见了这般，知道必有事，不禁迟疑，林之孝家的正色道：“我原是奉了二奶奶的命前来，不得不如此。还有一句话要说给姑娘婶子们，今儿这故事，我前脚出去，你们后脚关门，倒是咬紧牙关，一丝风儿不漏地为是，若透出一言半语去，教二奶奶知道，我倒也不必多说，且自己掂量着办吧。”

众人向惧凤姐威名，都忙应声道：“既是二奶奶的吩咐，我们敢不遵从吗？若敢透露出一句，宁可下拔舌地狱。”遂交了钥匙，亲自打开箱来任由搜检。林之孝家的又一一细问贾环昨日几时回来，是何情形，马道婆何时进府，何时出门，旁边有何人侍奉等语。及闻得二人密商时，所有人